

散文 佳作 王容一

個人簡介：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

臺北人，千禧年生。目前就讀中興大學中文系，逐漸習慣遷徙。

山城小事

學校位於坡地，像是一座山城。若是早些到校的夏日清晨，面向校門口靜靜等待，可以看見太陽從群山後頭展露光芒的刺眼瞬間。進入學校後，爬上一階階樓梯，習慣在抵達四樓抬頭，有無盡的雲和天空。遠望，艷陽高照時，放眼盡是山的濃綠；春雨時分，豪雨沖刷，樓梯如瀑，人人拉著褲管涉水而過。學校的至高處往下看是操場，在層層高起的彩色階梯包圍之下宛如盆地，跑動的運動服鮮黃，排球總是一下子飛到藍天裡。大風吹過，捲起一堆落葉，盡情狂舞後倏然落回地面，無聲無怨。

記憶隨風翻捲，回頭一望，恍惚之間，她的身影一閃而過。

又看見她了。

對她的印象其實很複雜。初次聽聞是從她初次任職導師班的同學口中，有著過於積極的年輕形象。第一堂課，她一本正經的教學，明顯想表現出嚴苛的印象。班上肅靜，我默默看著她，找到緊繃的臉上的緊張與徬徨。她的確積極，連年級比賽都不放過，找我們班與她的導師班一起練習拔河。學生只想趁機會出教室晃蕩，她大聲整隊，在練習時高聲加油打氣。她越喊，學生越覺得害臊，大家笑嘻嘻地鬧成一團，暗笑她的認真與不懂人心。

剛開始她的標準很高，期待很高。第一次數學小考，沒八十分的放學全部留下。一題題訂正，排隊給她檢查，沒檢查完不能走。她教三個班，沒達到標準的人數不少。數學實難，非常人所能解，我們累了，邊排隊邊玩鬧。教室哄聲吵雜，她也累了，反正早已放學，沒說什麼。排著排著天色漸暗，晚餐時間早就過了，我們在抱怨聲中暗自感到驚訝，沒見過老師為了幫學生訂正留校到晚上。她堅持今天要結束，雙方互相耗著，肉體兼精神的戰爭。最後，我晚上九點離開時，教室裡，少少的學生還在排隊。

不愧是年輕老師，滿滿的教學熱忱。我們笑著評價。太多了，太多熱忱了，用在我們身上真不值得。

社會評價中不甚優質的學校，學校中不甚優秀的集體。我們不是認真的班級，而她的情緒也稱不上穩定。她總是心急，偏偏我們最缺乏的就是志氣。她生氣起來會叫全班罰站，有時候講話很尖銳，刺在心裡。全班起立，站著聽訓，她訓話時有些歇斯底里。有一次她又生氣，很生氣。「不要浪費社會資源」，她說，「你們正在浪費我的人生」。

我們察覺了異樣，但沒有人說話。

「不要浪費我的人生」。有時覺得她的話語過於沉重，當時不明所以。

她也不是每次都生氣。她說過自己按心情選擇穿搭，一進門我們就可以判斷她今天心情好不好，能不能跟她說笑。笑起來的時候呆呆的，穿著輕鬆衣

褲，這時就可以跟她開玩笑。她很用心地想要教會我們，用盡各種辦法，但在領悟數學的奧妙前，我們先明白了怎麼與她打鬧。

我永遠記得見到她的最後一幕，在我的腦海裡跑馬燈似地不斷重播。她身著開學日那天初次見到她時的白衣，一邊跟身旁的男學生解釋題目一邊行經走廊。她迎面而來，我們錯身而過，我跟她打招呼，她回我一笑。微風吹著衣襪。

※

聽到消息的當下整個人是僵住的。記憶的布簾被沾滿鮮血的雙手扯開，當年與她關係良好的同學難得認真地告訴我們要好好對待老師，全級的反應卻太過寂靜以至於有些詭異。過於鮮明的語句反而顯出事情的不真實性，大家無所適從，便裝作沒這回事，畢竟生活最常經歷的就是遺忘跟麻痺。

消息隨後課堂小考。書寫的死寂中，她曾任導師班的學生都默默地哭了。寫考卷時眼前總有個影子不斷晃動，腦袋空轉著，過了好久才發現自己半題都沒寫。我該哭嗎？哭了會不會太假？我們是最不討老師歡心的班級，每句問話後的沉寂都讓她生氣。我們是不值得被挽救的，老師遞出的手我們向來拒絕接受。現在她不再伸出手了，我們有資格為她哭泣嗎？

學校在校內舉辦追思會。現場好多人，燈光昏暗，低亮度輪播一張張照片，投影幕裝滿她的笑臉。位子不夠了，輔導室老師用輕柔的聲音指示，晚到的同學在走道席地而坐。

孩子總是在事情結束後才有權利得知經過。老師寒暑假都在住院，紅斑性狼瘡。手機搜尋嶄新而陌生的名詞，圖片滑過，試圖對照記憶中老師的樣子，試圖想像在自知有限的時間下活著的心情。講課時臉蛋的紅究竟是健康血色還是後遺症？臉龐是圓潤還是紅腫？凝結在螢幕上的她堆滿了笑，主持的師長說，老師一直用樂觀積極的態度，過著常人般的生活，直到最後。

我不信。

突然之間，老師那些不知名的憤怒都顯得非常真實。

那年，老師三十歲。

哭了，大家都哭了。在黑暗中哭泣彷彿孤身一人，頓時與會場十分疏離。孤獨叫囂著充斥全身，淚水流得無法控制。徬徨、軟弱、無助，像迷失的小鹿，被情緒牽引而無所適從。我們是社會中過於平凡的那些，破碎的小螺絲釘，被升學制度壓得扁扁的，像大馬路上的爛泥，未來也只會和現在一樣，不願努力也沒有光明的想像。她怎麼能夠在我們身上浪費她的青春年華、怎麼可能報答、怎麼可能長成一名有用的大人、怎麼可能對我們抱持希望。一位數學老師，我花一輩子都對不起。

追思會結束前，每人拿到一片巧克力餅乾，是老師最愛吃的牌子，希望可以撫慰我們。多殘忍，日後每次走到商店的零食櫃前，各式包裝引出的美好回

憶中總多了一份哀傷。

悲傷如此龐大且具象。從會場出來後，在走廊上遇到淚流滿面的人就擁抱，偌大校園中的我們似乎連結成一個群體，共享這份情緒。校園中笑語依舊，然而我的眼中，學校彷彿被巨大的灰色壟罩。什麼時候才會習慣呢，習慣回憶中的人消失，習慣生命無常。

也不過就是教了一年數學。也不過就是五天共六節課的時光。也不過就是五十分鐘的相處、五十分鐘的哈欠或專注。只不過是不會再見，生命是一條平行線，經歷無數交集，瞬間便交錯而過。不會再見了。

※

只是往後一陣子，好像得了病。

無時無刻，幻覺不斷湧現，總覺得身旁縈繞著什麼。走進捷運，看見黑髮圓臉戴眼鏡的女子，每個人都是她。膽顫心驚地窺視路上行人的相貌。於大街小巷中不停回頭，每每卻只看見後方行人的疑惑，才察覺自身行為的怪異。學校裡，屢次行經走廊，她的身影迎面而來，一錯身便四散在風裡，留下我被自己的雙眼縈惑。

驚詫、擔憂，質疑自我的精神狀況。不堪其擾，鼓起勇氣，支支吾吾地跟同學提起，隨著我的言語隱晦吐露，看見他眼瞳中的驚訝，才發覺恐懼與慌張是雙重的。怎麼辦啊，我們討論著，如果以後再也沒辦法把影子抹去的話怎麼辦。才意識到這也許是集體性的創傷。上課恍惚，回神時眼前總是紙張的空白。經過舉辦追思會的視聽教室，眨眼剎那，哀悼的白布條隨風擺盪。

一種無能為力的驚慌失措。

追思會後一星期，老師們在剛上課時輕輕地探問，輕輕地感嘆。那麼年輕。接著轉身、寫板書、考試，宛若日常。

卷子一排排發下來，鉛筆與紙面接觸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時間到，往後傳，批改，檢討，舉手發問。升學的日子逐漸把一切沖淡，生活被考卷及參考書堆疊，沒有多餘的時間與自己對抗。塞在櫃子深處的數學作業也被拿出來複習，上頭她鮮紅的批改筆跡圓潤而工整。計算時專注，不再恍神，數字安穩，不焦躁浮動。

終究還是習慣了幽魂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對自己誠實，承認思念，大方坦誠將相似臉蛋的女子通通視為她，坦然接受腦內幻想的目光。時間流逝如同捲紙，記憶不斷被捲至深處，最終安放於堅固的內側。某次尋常地跟同學提起那個名字時，才意識到從前無所不在的身影不知何時早已溶解，世界的樣貌一如過往，沒有死亡的殘留。

曾經，我以為有無法抹拭的哀悼。

校園恢復往常，沒有灰色壟罩上空。記憶會更迭，濃重的情緒會變得淡薄，作為學生，有太多獨屬於這個年紀的擔憂。早已遺忘當天擁抱之人的樣貌，被悲傷綁縛的群體也輕易地解散。人是冷血的，沒有目標的青少年更是，

持續荒廢每一天，被日覆一日的尋常麻木，生活簡化成心電圖，那些尖刺終究歸於平滑。

而後，又經歷數次的送行才明白，死亡令人害怕的不是不會再見面，而是對於對方未來的無知。知曉他人的時間還在持續行走或許是一種安心，而老師就這樣被凍結在時光裡，於記憶中永恆停留，她往後的人生卻徒留空白，甚至不容許想像。暗自慶幸腦海裡仍殘存著她的憤怒，沒有因其餘美好記憶的洗刷而消逝，那些隱藏不住的怨恨和氣憤對我來說更顯得可貴。當年的班級如今也分道揚鑣，各自擁有嶄新的生活，只剩那份共同享有的記憶，分成細小的碎片，留在每個人的身體裡。

身邊的幽魂經過輪替之後，早就不見了。只是有時回到那山城般的學校，在風吹過的時候回頭，便能在眼瞳與腦海的縫隙，看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。